

愿更多的人梦中萦绕着乡土味道

脏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肖民

乡村振兴首要在于产业振兴。没有产业，一切皆为空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更多农民要向城里跑的原因，因为城里有产业和产业带来的工作岗位。有工作便有稳定的收入，这是能过上更好日子的基础。笔者这些年一直在农村跑着，有无产业对农村来说就是两重天。有产业带动的村庄，村民收入、村庄建设等等一切皆好；没有产业带动的地方，一如既往地死气沉沉。产业振兴虽然如此重要，但笔者想说的是，人才振兴才是解开乡村振兴难题的第一环。

曾经热闹的乡村，很多变得沉寂下来，主要原因是两个流失。

一个是资金流失。打工的做生意的以及一切有了钱的农民，越来越多地在城里有了房有了家。随着他们的进城，他们手里的钱也不再姓“农”。资金流失的另一个重要组成，便是上学。从小学到初中，从高中到大学，农村父母在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意念下，支付着孩子上学的各种费用；孩子最后大学毕业，留在城里。对于农村来说，这就像一棵树，从种子出芽到小树成长，农民辛苦将其最后培育成大树，大树的归属却成了他人。

相对于资金流失，更可怕的是人才流失。不管是挣了钱的农民，还是大学毕业的孩子，都是农村的人才。虽然到哪里都是为了祖国的

繁荣昌盛，都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这种农村人才的单方向流失，对农村各方面的发展是致命的。没有了人，尤其是人才的带动，乡村振兴便无从谈起。

笔者的老家是个偏远山区农村，曾经有400多口人。这些年来，考上大学离开村的，有了钱进城定居的，有四五十年之多了。现在全村还剩下的不到400来口人中，除非过年过节，基本上是老弱妇孺，以至于笔者回去后能相识的，全是些年过六旬的老人。一些能窜能蹦的走了，更多能窜能蹦的正一心想着走。笔者走在只有新房没有新人的村里，找不到能够振兴的理由。

在不同的地方，笔者参加过不少农村的党员会。看着坐满党员活动室的基本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笔者曾问一位村支书：没有年轻些的党员吗？村支书说，也有，都在外地，没回来。老党员觉悟高、老成持重，对一个村庄很重要，可如果缺少新鲜血液的补充，便也失去了活力和动力。在一个只有300来人口的村庄，村支书说他们村已经有12年没发展新党员了。原因有二：符合发展的能人走了；分配下来的发展名额太少。

有些人把乡村振兴的动力放在外来人和外来资金上。有着广阔视野和雄厚资金的人，到农村发展创业，是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的很好办法。笔者这些年来也采访过不少这样的人和他们在农

村建立起来的产业，他们成功的创业给当地乡村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振兴，让人欢欣鼓舞。

笔者想说的是，外来人才和资金很好，但只能是乡村振兴中的外来力量。乡村振兴的主角是农村、农民和农业，最大的力量必须产生于这三者内部。中国乡村极其广



大，外来人和外来资金能撬动的，只是点，能有示范作用，但无法燎原——一个县，现在能有几个这样的样板？能带动多少村庄和农民？

乡村振兴的人才动力最大点在哪里？这是笔者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着的。笔者可以肯定地说，还是农民。这些年来，笔者采访过以下这类的农民。

一个40多岁的农民，在同龄人纷纷外出打工、做生意时，他选择了留下来养猪，并从养猪发展到贩猪。现在，他一年能把三四万头肥猪贩运到江浙沪等地，当地农民从

不担心猪卖不出去，价格也要比其他地方高些。因此，当地一些年轻农民选择小规模养猪，一年出栏二三百头猪，收入不比外出低。这样的农民多了，便在当地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产业。有了这个产业，农民不用外出，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一个在当地有了自己企业的农

300多万元钱，却扔下了城里的生意，跑回了老家农村。他跑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农民因为农业服务业的很不完善，种几亩地还行，想要规模发展却很难。他回到农村，买来各种农业机械，组建起专业队伍，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服务。

一个3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本来在城里做着外贸生意，挣着让农村老家同龄人羡慕的钱，却回到老家，带领山区农民种植金银花。这位年轻人说，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道留在农村的农民挣钱太难，传统的种植根本没法富裕他们。这位年轻人说，他在城里挣着大钱时，乡村的那份泥土的味道，一直萦绕在梦里。

近几年来，笔者采访过十几位这样的人，他们是农民，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最终选择留在农村，或重新回到农村。每一个这样的人，都给他所在的村甚至周边农村带来了大发展的希望。在采访他们时，他们几乎都说过，选择留下来，或者重新回来，是那份浓浓的乡土味道，他们没法割舍这份味道。他们的留下或回归，同时也是资金的留下和回归。

这是乡村的希望，愿更多的农民或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没法割舍这份乡土味道。没有对农民的爱，没有对农业的爱，没有对农村的爱，在乡村求发展难以持久，而这些留下的农民和重新回归农村的人，不缺乏这种爱。

“寻人餐垫”是公益样本

噪刘剑飞

成都的一家外卖送餐店，近日因独特的餐桌垫纸引发关注。与其他商户在餐垫上印上餐饮店的广告不同，他家的餐垫上印着“寻找走失儿童”的信息。19岁的店主杨剑波对北京青年报记者介绍，开店一个多月以来，已经随外卖食品发出6000多份寻人餐垫。杨剑波说，餐垫上的信息是经过认真挑选的，“我的送餐范围是成都市区，所以寻人信息也是成都及周边的，案例也是近几个月发生的。”（8月16日《北京青年报》）

虽然印制这些餐垫有着商业利益的考虑，但是这并不影响这种行为带来的正能量，并不能削减店主的公益之心，自掏腰包印制“寻人餐垫”不仅为宝贝回家提供着现实帮助，也是一种公益样本。

孩子失踪，给家长造成巨大伤害，为了寻找孩子，很多家庭可以说倾其所有，很多社会机构也不遗余力，帮助这些家庭寻找孩子，实现亲情团圆，但是寻找失踪儿童无异于大海捞针，难度可想而知，虽然社会各界齐心协力，但是寻找到的概率仍然十分渺小，这就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与，正是出于这样的设想，这位店主才会想到在通过印制寻人餐垫的方式来帮助失踪儿童回家，这种行为展现出店主热情的社会责任。

首先，这是一家外卖送餐店，每天制作的食品通过外卖的途径销售到四面八方，也就是说，这家店有着广阔的渠道，这些渠道也是寻找孩子的机会，将这些渠道利用起来，通过市场流通进行扩散，无疑能够形

成巨大的涟漪效应，为失踪孩子家庭提供巨大的帮助。虽然不一定能找到孩子，但是至少这家店去行动了，这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责任体现。展现出巨大的公益之心。

其次，餐厅印制餐垫并不稀奇，但是大多数餐厅都将餐垫作为广告平台，在餐垫上印制自己的广告，提升关注和消费，但是这家店主却放弃了广告效益，在餐垫上印制公益广告，而且这些寻人餐垫都是店主自己掏腰包印制的，虽然每份餐垫的价格不贵，但是合计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能够自费印制寻人餐垫，不管结果如何，这种行为都足以令人仰视。看似是一种商业损失，实际上却是市场赢家，不仅照样可以赢得市场关注和口碑，也是最好的广告。可以视为

是一种经营智慧，也是一种公益创新。

只是，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寻人信息务必确保真实，这就需要对信息来源进行考察和核实，不能让虚假信息掺杂其中，这一点可以与一些寻亲公益机构相结合，让这种寻人餐垫走得更远，另一方面应该征得失踪孩子家长的同意，毕竟，这些信息和照片设计到失踪孩子家庭隐私，应该征求失踪孩子家长的同意之后，才能印制传播，这样避免侵权，才能将好事办好。

其实，这种行为并非首次，此前青岛一家企业将失踪孩子信息印在矿泉水瓶上引发公众关注，此次也是这样，积极借助各种形式，加强失踪孩子信息扩散和传播，帮助失踪孩子回家。对于这些行为，应该多一些尊重和支持，少一些质疑和指责，因为即便是商业炒作，也附着公益属性，无可厚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平台，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机会，只要能够达到公益慈善的目的，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并不重要。

养出“西瓜男孩”就是教育的胜利

噪许兵

今年参加高考的李思慧，已被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录取。贫困家庭的李思慧拒绝捐款，通过卖西瓜的方式，为自己筹集14000元的学费和生活费。李思慧被网友们称为“西瓜男孩”。（《北京青年报》8月9日）

寒门学子，自强自立，是一种最美的品质。相对而言，我们孩子的日子要好过很多。然而，在富养的时候，家长为孩子做了很多类似于洗衣、打扫卫生、做饭等这些本应该孩子自己做的事情，更不消说苦难、挫折教育，导致孩子成为了温室的花朵，经历不了风雨，遇事情不敢、无法、也无能力面对。所以，更多的孩子选择了啃老，而不愿意走出家门吃苦挣钱；更多的孩子面对困难，要么让亲友解决，要么寻求众筹……连小学生都渴望“长大要当贫困户”，连同学嘲笑胖，就成为自杀的理由。这样的孩子，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

卖西瓜攒学费，自食其力，饱含着对人生、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当然，我们不想看到更多的学子去卖西瓜、去打工挣学费的情况见诸报端、网络。但是，对于教育孩子，我们也应该让他们养成乐观的处事态度，养成面对困难不抱怨，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问题的行为习惯和精神。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唯有乐观、奋发的人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苦难的经历就是一块打磨他的磨刀石，乐观、坚强，从不抱怨，那么，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都是盛开鲜花时的营养剂，将来的他将获得比一般人更多。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拯救可能被手机游戏废掉的孩子

大批农村留守儿童沉迷网游的现实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很多家长担心这些孩子会因手机游戏荒废学业。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我们都在思考背后的原因和扭转措施。最为常见的观点往往把责任推到家长、学校和村庄身上，因为家长的外出务工导致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素质教育的欠缺导致了校园文化活动的匮乏和教师授课方式的单调，村庄活力的式微导致了留守儿童假期社区集体活动的缺乏。

诚然，上述诸方面的确给农村留守儿童沉迷网络游戏提供了条件，但笔者认为，网络游戏产业化

和商品化的结构性因素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那些知名的游戏公司的目标便是将未成年的儿童视作成熟的消费者客户来进行培育。

“游戏”原本是人的一种主体体验，但当其受控于游戏工业和市场交换时，主体体验不再是“游戏”制造者的最终目的，而变成了获取收益的手段和策略。此时的玩家则是游戏商品的消费者。为了获得更多收益，游戏工业必须“捕获”和“培育”更多消费者，从而完成游戏工业的财富积累和利益再生产。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长时间面临父母的不在场和亲情的缺失。而乡村学校暴露出的“课间圈

养”和“差生制造”等弊端也使得学校教育不再是留守儿童涵养自然天性的有效场域。此外，乡村公共空间的凋零使得留守儿童缺乏完全社会化的场景前台。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体验每每制造出父母陪伴受限的纠结感、自由意志阻滞的压抑感、生活世界的孤立感和生活的无意义感，成为留守儿童寻求娱乐替代性方案的内在前提。然而，传统的儿童互动式游戏(玩耍)和单调反复的电视内容无法消解他们的这些负面体验，此时，网络游戏意识便成为消除无聊和实现快乐的突破口。

在“平等进入”与“快乐共享”的包装下，游戏工业设计出适

合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的游戏程序、场景和难度，使得不同留守儿童群体均能在消费游戏中找寻各自适合的构型和角色，从而完成游戏工业和游戏意识形态对留守儿童日常生活的总体“收编”。设计者运用技术“制造”和“生产”游戏，与玩家看似“你情我愿”，实则使得游戏玩家成为商业利益背后的游戏痴迷者，而基于寻求娱乐替代性方案的留守儿童首当其冲。

拯救有可能被手机游戏废掉的孩子，特别是留守儿童，还孩子们以健康的社会环境，是社会、当然也是游戏工业者的责任。

(来源：《光明日报》)